

異  
史

聊齋誌餘序稿

異史目次

第六卷 計七十九則



二班

車夫

苗生

乩仙

毛大福

蝎客

冤神

杜小雷

李八缸

青城婦

老龍船戶

古瓶

鸚鵡

元少先生

薛慰娘

周生

田子成

土化鬼

王桂菴

寄生附

鳥使

褚遂良

果報

劉全

韓方

姬生

李檀斯

綴針

太原獄

桓侯

新鄭訟

粉蝶

李象先

錦瑟

秦檜

房文淑

博興女

浙東生

單父宰

一員官

邑人

于中丞

孫必振

鳳仙

研石

佟客

大鼠

愛奴

元寶

王司馬

武夷

小梅

張不量

績女

牧豎

張鴻漸

皂隸

王子安

岳神

折獄

富翁

抽腸

紅毛龜

雲蘿公主

藥僧

神女

牛飛

素秋

刁姓

劉夫人

仇大娘

太醫

五通

農婦

湘裙

何仙

葛巾

賈奉雉

公孫夏

異史卷之六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丙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也仰山斗矣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一為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糞榮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焰燭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



癰瘍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  
為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  
品。爪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繢囊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  
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  
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燎。數以  
藥膏。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  
道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  
敵。狼撲之仆。數狼爭嚙。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  
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恚。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  
止。遇一嫗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  
嫗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嫗引去。

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媪亦以陶枕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幘。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況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舍。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瘢痕。皆大如拳。駭極。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嚼其轡。欲釋手。則貨倣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齟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而竊嘗一轡。亦黠而可笑也。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憇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卮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喙粗豪。生以其不文。僵塞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生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爐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瓶。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酙。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許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卧於途。坐待客。客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飫飲可也。引盡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

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闔畢三四丈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  
共宴笑。苗忽至。左携三尊。右提豚肺。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故附  
驥尾。衆起為禮。相並裸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  
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  
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  
靳生曰。絕囁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  
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淡鄙俚。苗呼曰。  
只此已足。如戒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倣作龍  
吟山谷。响应又起。俛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  
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闔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  
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互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

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咤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斬。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輒使不得行。斬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僕。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還文士於此。即為故人謀也。斬不敢辭。訣語而別。至高所籌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戚蔣生來。斬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是日聞斬言。僉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恭至。會郡守登。

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服冕。交着未竟，虎驟至，御虎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衿袖強，人聽聞者，久伸屢作。欲嗜欲過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羈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然嫉忌者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愁者苗也，非苗也。

### 乩仙

童丘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是之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紅泥地。

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瘡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裏物退蹕。道左毛於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畧曳祀服。即復去。毛行。又叟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瘻。潰膿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殺狼。咤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

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反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榜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丙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競前囁。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啞噥履委路間。未以為異。遇之狼又啞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薪者。被二狼迫逐。啞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寃者即薪。鞫之果然。蓋薪殺寃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啞去也。

昔一奴生媼。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

雌狼方娩不下。媼為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啞鹿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 蝎客

南商販蝎者。歲至臨朐。汎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於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於萬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拔。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而以甕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獰醜。便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戛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徃故甕。則客已化血水。

###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電神李左車之祠。暫入遊。

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斜尾魚。唼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傍。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之。既而升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穀穀電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閔聖祠。適有釋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麓。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綱。故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

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靈神靈蹟最著。往往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電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電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目。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餌飯。妻最忤逆。切肉時。裸蜣螂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餌飯美乎。母搖首。

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蟻蠍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餽傍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敵乎。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在。但見一承細視。則兩足猶存。始知為妻所化。邑宰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譚薇臣曾親見之。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第二。月生不能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鑪。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覲無人。即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

遇。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為人孝友敦篤。即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瘥。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校計。而月生天真爛漫。不較锱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渝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為活。業益消減。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

許汝窖鏹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精想也。次日發土葺墉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軒曰文。其為人朴誠無少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逼問之。則月生之苦況。蓋有不可明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言皆讖也。抑何其神哉。

### 青城婦

費邑高夢說。為成都時。有一奇獄。先是有西商客。成都娶青城山寡婦。既而以他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同商

者疑之具狀告官。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迄無詞牒。  
解郡果並少情實。淹繫成都獄。積有時日。後高署有病者一老  
醫入。適相言及醫聞之遠曰。婦尖嘴否。問何說。醫初不言。問之  
堅而後言。蓋繞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女多為蛇交。則生女  
尖喙。陰中有物類蛇舌。至淫縱時。則舌或出一入陰管。男子陽  
脫立死。高聞之駭。尚未深信。醫曰。此處有巫媼。能內樂。使婦意  
蕩舌自出。是否可以驗見。高如其言。使媼治之。舌果出。其疑始  
解牒報郡。郡官皆如法驗之。乃釋其罪。

老龍船力

朱公徽。舊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  
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

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  
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  
駭異惄怛等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累誠薰沐致檄  
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措笏而入問何  
言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  
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  
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船壁上門為戶合之非老龍船戶耶  
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  
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  
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  
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寃慘極

美自昭雪後遐邇歡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尸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火瘞則  
粵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効靈覆盆俱爍何其異  
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洞寢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  
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鋒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  
與神通哉

古瓶

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縫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悞破之  
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莫得含金悉破之  
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  
有雙環不知何用班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

移時乙蕪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通有少金因  
內口中實非含歛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  
衆杳楮共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矣顏鎮孫生聞  
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亥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  
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而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  
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  
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之瓶口有小石粘其  
上刷剔不可下遂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  
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鷄鳥

長山楊令性奇貪康熙乙亥間值西塞用兵市民間驟馬輦運

糧餉。楊假此搜括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趁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計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無所控告。時諸令皆以公務在郡會益都令董某。薦某全范。新城令孫會。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憇。蓋有健驃四頭。俱被搶掠。道遠失業。不能歸故。哀求諸公為緩類也。三公憐其情。許之。遂命駕。共詣楊。楊治具相款。酒既行。衆言來意。楊不聽。衆言之益切。揚舉酒促醻以亂之曰。某有一令。不能者罰。須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口道何詞。隨問答之。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焜崘。有一古人。劉伯倫。左問手執何物。答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范公云。天上。有廣寒宮。地下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

願者上鈞孫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本大清律。他道是貶官。班更楊有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泰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衆相視。覩然不作一語。忽一少年入。冠服華整。舉手作禮。共挽坐。酌一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飲。久聞諸公雅令。願獻芻蕘。衆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劒。道是貪官剥皮。衆大笑。楊志罵曰。何處狂生。敢爾。命隸執之。少年躍登几上。化為鴟。冲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諸大吏健畜盈廄者十之七。而千百為羣。作驃馬賈者。長山外不數數見也。聖明天和愛惜民力。

取一物必償其直。烏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鶻所至人最厭其笑。兒女共唾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於鳳鳴哉。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有吏突至。自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含糊對之。束帛緘贊儀禮侵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逆遲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為之給役。私就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要求之。僮乃諾。導至一處。聞榜楚聲。自門

陳日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劔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僅僅變色曰。我為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趨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生也。貧無生業。萬曆間歲大祲。孑然南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塚臥。火間如夢。至一柳。有叟自門中出。邀入。入屋。丙楹亦殊艸艸。室內

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淪栢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姓李。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脈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訴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姐姐。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耑為君。慰娘孤而無依。相托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手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出。拱手闔扉而去。生忽

似夢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傍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冢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諳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遺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

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昇材其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昇歸逆旅。急發旁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荷入村。清醮之日。女亦衰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絲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塚。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易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如意者。故將為扁舟。

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撻楚而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經死。乃瘳。諸亂塚中。女至墓。為羣鬼所凌。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為擇一快婿。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托。待汝三兄至。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於客次。為叔向緝述之。叔向歎息良久。而以慰娘為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何如。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客次。女

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為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直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卒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曰。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逕緩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奉保。適塗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返。使僕以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攀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哭出。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與街頭屢遇。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

信宿自道行踪。蓋失女後，妻以悲死。鯀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翁次日往探，馮則舉家遁去。始知殺媼賣女者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贍漸就，消息故貸居宅。賣女之資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即亦不甚仇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所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為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媼為已死，思有以報其子。媼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三錐。一日以博局爭注，歐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授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子殺姓名，蓋即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為道破。富始知馮即殺母之仇，益喜。遂偶為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為買婦，生子女各。

一焉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參禮碧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遣僕費儀代往使周為祝文周作駢訣歷叙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裁般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許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為襯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襯詞致干神怒遽夭夭年又始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尤不免也醒以告凌凌亦夢同因述

其文周子方知之為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洒酒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媯媯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謹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刑律尤分首從者。反多憤憤哉。冤已。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遇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李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  
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耜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  
及。降舉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職。  
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

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窓覬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坐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聞。叟曰。虛中君必有佳作。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凍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壘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哭出見容。拍手歎。意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醉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葷炬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叟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欵曰。吾鄉父

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  
此盧子兄。與公同鄉。盧自見良耜。殊偃蹇不甚為禮。良耜因問  
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  
可嘆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  
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  
三散。以相逢為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  
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君擲得雙二單。  
四曰。不讀書人。但記俚典。勿以為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  
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  
向丙子絕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  
相向茅容二筮欵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

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  
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  
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  
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  
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洒淚。與衆揖  
別。至舟。終夜不寢。頃念盧情詞似。皆有曰。不能待旦。昧爽而往。  
則舍宇全空。益駭。目導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  
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  
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中溺者。皆拯其尸  
而理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  
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

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  
何人耳。

土化兔

張靖逆侯勦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股尚爲  
土筭故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不可解者。

王桂菴

王輝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繡  
履其中風姿韵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  
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已者畧舉首一斜瞬之俛首肅如  
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若不  
知爲金也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

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釁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鈎覆蔽之。榜人解繩順流逕去。王心情參憫。痴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客其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所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索念之。踰年復南。冒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曩舟殊杳。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遇數門。見一家榮鼎。南向門內。踰竹為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色光潔。又入之。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窓。探身一窺。則施架當門。冒畫裙其上。知為女子閨闥。愕然却退。

而內亦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  
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為夢。  
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  
江。郡南有余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誤入小村。道途  
景色彷彿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而  
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  
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扇自障。叱問何  
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其履漸近。閑然扃戶。王曰。卿  
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窓審其家世。王  
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  
昏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

亦方命而絕數家。金劍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聞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蘿。王諾記而出。罷進早返。謁江蘿。江逆入。設座籬下。王自道家閨。即致來意。無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為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言信否。當夜輒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如為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謀。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大僕疑曰。江蘿固貧。素不以操舟為業。得母恨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匱。非賣昏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為。

利動故不敢附為昏。因既承先生命心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  
愛。好門戶輒便抑却。不得不與商。確免他日怨悔也。遂起少入  
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即復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  
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  
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  
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  
不貴視之。笑君凜瞳如豆。屢以金賞動人。初聞吟聲。知為風雅  
士。又疑為儇薄子。作蕩頗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  
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事。王止  
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  
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壯其詞以實之。芸娘

色變。嘿移時。遠起奔出。王躡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  
船驚開。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  
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痛交集。又恐翁來視。  
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婿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  
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廈間。兒睹王入。即求  
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而  
齋。王舉兜付嫗。下堂趣裝。兜啼曰。阿爹去矣。嫗耻之。呵之不止。  
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  
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為己子。  
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威。天日自白。芸娘始反。  
怒為悲。相向涕零。先是地主莫翁。六旬無子。携媼往朝南海。歸

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控終夜。始漸蘇。翁媼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為已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為擇婿，女不可渝。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媼，遂為岳婿。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歡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風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庵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蕙艷絕倫，王孫見之心切，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

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却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  
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  
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  
姊。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之。歸以白母。母沈  
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徵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  
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  
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  
對症。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孰其  
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痴乎。王孫歎歎曰。但天下之醫。無  
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  
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手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

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龐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黃色細摺綉裙，雙鈎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溝，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的，託鄰姬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而囁潛相。五可嫗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媚之態傾絕。一世近間，何恙女嘿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翁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

願必如王家哥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  
美姬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者恐  
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下  
諧益增笑耳。姬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姬歸復命一如  
媒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  
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媼來謀以親見五可媼難之  
始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  
娘向有小恙日令婢輩將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  
緩逶委曲可以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  
即令繫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座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  
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

王孫窺覘盡恙彷彿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  
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違約要盟及媒往則五  
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  
悞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日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媼  
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痴公子前日人  
趨汝來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為加早  
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  
函致之約次日俟於張所桂庵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與張公  
業有成言。迂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謬云先炊  
者先餐何疑也桂庵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  
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却聘閨秀頗不憚

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肯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懇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戒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訖。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受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竊採王孫親迎。有日矣。及期以姪完婚。偽欲歸寧。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通。即以所備親迎輿馬。先逆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之到門。以毡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夫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

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漬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庵遣僕以情告張。張怒。遂欲斬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庵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兩間。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看。相爱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媼耳。向未見妻。意中止有閨秀。既見妾。亦畧斬之。以覘君之視。

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人病而不為妾病則亦不必强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觀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為過舍門時。豈不知眈眈者在內耶。夢中業相要。何尚未知信耶。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為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患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痴於情。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 鳥使

苑城史烏程家居忽有鳥集屋上。杳色類鴟。史見之告家人曰夫人遣烏使告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殯日鴟復

至隨櫂緩飛由苑之新至殽宮始不復見長山吳木欣目睹之。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卧樹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云。我特來為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色黑垂簾。有婦欲何為。女自媒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癥塊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鮮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

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  
灶熖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室無席。灶冷無烟。曰。  
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  
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毡席衾褥已設。方將  
致詣。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兀累  
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  
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  
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  
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戒。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檻外。而身猶在  
至。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請者日  
益頗。女頹厭之。被拒者輒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鬼躍

入女起曰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免曰請先行。免趨出逕去。女命  
荀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  
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  
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蹠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  
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羣入  
其室。灰壁敗灶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迂可問。竟終杳已。

果報

安丘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鑄穴偷隙之  
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吾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棄  
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抑。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所有。遂

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艾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掬糞。祝奠之。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聞步廊下。見內塑劉全。獻爪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為除去之。後數年。病卧。被二皂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為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兄。

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即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喏喏遙謝不知俄聞敲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衝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為汝問之遂上臺點手招一吏人下畧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送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藥不瘳隔日而死與某何相干涉馬作人言兩相苦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過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皂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雖蒙覆藏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啣報綠衣人曰三年前

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羹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曩蒙雀糞之汚悶。不可耐。君手為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疑留二皂皂。並不敢飲其杯水。俟蘇。蓋死已踰兩日矣。自此益修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醉劉全。後年至八旬。尚強健。能趨乘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其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即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名。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籍貫乎。韓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上。屬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獄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為南縣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岳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獄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既起。

則人已歟。驚嘆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傳隣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  
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  
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  
數取盈。甚費敲扑。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浸。催辦尤難。  
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餘人。即道中問其何事。答  
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  
解。遂以為徭役敲比之名。亦可嘆而亦可笑也。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迂之崇益甚。鄂有甥姬生。  
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已家。亦

不應衆笑之。生曰：彼僞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  
三教曰：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  
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  
緩自開。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又一夜，門自開。生曰：  
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即又寂  
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珠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帳腥  
者，若縫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  
生曰：來耶？散其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  
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鷄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夕，又益  
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鄖家崇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  
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久累之僕，倘有不腆之

物夜當憑汝自取。乃以錢十千酒一樽。兩雞。皆臠切陳几上。生  
卧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一日生晚歸。  
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燭雖盈盤。錢四百。以赤絶貫之。即前日所  
失物也。知狐之報。喫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  
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  
越其墻。墻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膀。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  
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  
有喜色。妻初以為戲。既知其真。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  
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  
念丹砂可以却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  
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謀傳里黨。生終日

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行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黏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何為行優。梁最高。非跂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為之也。遂緬述無譁。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於狐。所以屢噏之者。亦小人之耻。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孤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亦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湍哉。吁。可懼也。

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因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

逐釋令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灑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悞。一生莫得貲賄。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任進之志也。狐授姪生以進取之資。而又悔為所悞。迂哉一笑。

李檀斯

長山李檀斯。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人昇檀老。投生淄川栢家庄。一新門中。身軀重贅。幾被壓死。時李方與客憇飲。悉以媼言為妄。至夜無疾而卒。天明如所言往。

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矣。

級針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為業。娶夏歸寧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兌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梃中顱。卒貲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級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其旨可折價外。仍以二十金壓卷。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胄。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廢吾女。且級針固有婚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彌。與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級針十

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蓋娶范氏，其祖曾任京秩，而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携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為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誥且述，且哭且笑。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激入其家，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已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為約，別後百計為之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床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晚之，見一人臂上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偽為睡者。盜近箱，意將發局回顧，夏枕邊有裏。

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  
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隣。隣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  
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櫺間。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  
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  
戶不僵。亦不窩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紛針潛出。哭於其墓。暴雨  
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啟。妻呻  
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未  
幾。竟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未  
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墳旁。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  
夫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  
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

聲。乃知死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官拘其婦械鞫之。則  
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博賭無賴。聞之而盜心  
遂生也。及押婦搜賊。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戶。得四數。官判賣  
婢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  
大雷電以風墳復破。女亦墮蘇不歸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  
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耶。我紉針  
耳。夏駭為鬼。呼鄰媼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入室。女自言願從  
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金為買婢耶。汝葬後。債  
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凡能操作。  
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  
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

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如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為歡。女紡績終夜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微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綱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貪謂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為之揀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却之。為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王。王出負貳。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於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

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婚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拂然曰債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一死王無顏托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向得背盟遂投狀邑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虞轉詰之蓋孝廉傳姓即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己鄉捷矣尤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傳至家歷述所遭然婿來千里患無曾實傳匡中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真乃共喜是日當集覆審傳投

刺邑。卒其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閨中還。蓋傅又捷南宮矣。復入都觀政。而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于絳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已入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痺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破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為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謗降者耶。

###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

勃溪姑益恚。反相誣告諸官。官問姦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鞠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諱辯謂丙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試。毀且。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終不承。遂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命錄人。偹磚石刀錐。質理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柱。若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偹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畧鞠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折。媛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俱在。可自取擊。

殺之。姑婦次且恐避追抵債。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並起。  
掇石交投。婦啞恨已久。而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媼惟以小  
石擊醫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刀直貫胸膺。媼猶逡巡未下。公  
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無賴笞三十。  
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嗾拘婦至。  
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庭。遂笞役遣婦去。乃命  
匠多偹手械。以偹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  
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  
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桓侯

荊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漫便馬。亂艸路傍。有細草一叢。蒙  
有異香。因內諸懷。趁乘復行。馬驚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  
歸途。縱馬。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踏。並不  
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為捉銜。曰。天已近暮。吾  
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  
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所在。曰。咫尺耳。遂  
代輕疾。示人馬若飛。過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襍以屏幔。  
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  
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  
請先行。彭謙謝不肯。先主人挺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

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  
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  
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  
敢復啖。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  
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  
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  
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  
駒。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  
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  
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  
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即

命僅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語姓字。同座者為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即暗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為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襍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辭苟就之。又入

市見一馬骨相似。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  
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幣。遂歸。馬日約  
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  
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設詣故處。獨祀桓侯  
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奇慢亭非誕也。然主人肅  
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齒零於外者。盈拍一日。  
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却向。  
後力猛。肘脫。李適三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涌。衆  
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新鄭訟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債未車一輛。携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酒。張守貲獨卧車中。有某甲遇晚之。見傍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遂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偹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前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貲衣舊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迺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既為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

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昧甲懼。顧鄰曰：我賣某物鬻某器。汝寧不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桔械。鄰人大懼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已身，何諱乎？彼實刦張某錢，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卷貸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為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秘以為寶。觀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江湖。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

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暝然任其所  
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垣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  
中寂然行坐良久鷄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藪時已初冬  
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  
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以來飄洒艷麗暗陽返身遽入俄聞  
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語知族陽又告  
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  
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嫋冉見客  
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正卿家瓜葛因代潤所由少  
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  
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痼一步履須人耳姪貴

不省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濶。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止。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宴。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引與瞻眺。見園中桃杏含苞。頗以為怪。宴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宴但微笑。還齋秉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宴乃撫絃於柱。十娘自內出。宴曰。來來。卿為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不讀琴。操實無所顧。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云。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接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

嘆歎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通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得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待安寢。掩戶移檠耳。番顧之。秋水澄澈。意態嬌媚。笑曰。十姑命待安寢。掩戶移檠耳。番顧之。秋水澄澈。意態嬌媚。絕陽心動。微挑之。婢俯首含笑。陽益感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宴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宴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姪遣之。陽甚慚懼。返齋。滅燭自寢。天

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謹逐俄宴與  
十姑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為一鼓。十娘曰雖未入  
神已得什九肆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宴教以天女降謫之  
曲。指法抑折習之三日始能成曲。宴曰梗槩已盡。此後但須熟  
耳。嫋此兩曲琴中無硬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吾居此蒙姑  
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  
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  
贈以琴。又授以樂。曰歸醫祖母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  
岸。俾登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為之索繫。陽  
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別。  
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

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遽盡。但憎胡餅一枚。覺表裡  
其芳。餘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復饑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  
來時未索膏燭。晦息遙見人烟。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  
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  
仙。視祖母老病益憇。出藥投之。沉疴立除。共怪問之。目亦所見。  
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  
字宴氏。婿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  
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其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也。  
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饑。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  
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  
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

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菴其壻。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然不知。蓋被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為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李象先

李象先。壽光之聞人也。前世為某寺之執爨僧。無疾而化。魂出棲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火光出顛上。蓋體中陽氣也。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惟一家燈火猶明。飄赴之。到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恐懼。腹不勝饑。閉目強吮。逾三月。餘即不復乳。乳之。則驚懼而啼。母以米瀋。間枣栗。雜哺之。得以長成。是為象先。兒時至某寺。見寺僧。皆能呼其名。至

老猶畏乳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之清士。其子早貴。而身以文學終此佛家。所云福業未修者耶。其弟亦知名士。生有隱疾。數月始一動。動時急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於是婢媼盡避。使及門復寢。則不入室而返。兄弟皆奇人也。

錦瑟

沂人王生。少孤。自爲族家。清貧然。風標修潔。洒然裙屨。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教婦尤嬌倨。常傭奴其夫。自享饍餚。生至。則脫粟瓢飲。折梯爲之。置其前。王走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至。釜中烹羊胛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

去生大慚。抵著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  
為自經之具。生忿投羹碗。敗婦穎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  
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堆間微露裙幅。瞬  
息一婢出。踏生急。追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  
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  
鬼物從之必有死禍。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  
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王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  
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蟬。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無何。星宿已繁。  
匣間忽成高第。靜廠雙扉。生拾級而入。繞數武。有橫流湧注。氣  
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  
死所。遂蕩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沉。汨沒良久。熱漸

可忍極力爬扒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沱傷行次遙見廈屋中有  
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斂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却又有羣犬  
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即來耶。吾家娘子憫  
君乞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灾矣。挑燈導之。啟後門。黯  
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窓。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  
歸已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  
入婦帕裹。傷處下床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譖頗不識耶。我知罪  
矣。君受虛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於床頭取巨金二錠  
置主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  
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尤遙。望之。王  
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王曰。我求

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不  
以有生為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  
惟淘河除糞。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則耳割鼻。敲則胫趾。君能  
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可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  
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狐園。收養九幽。無死無歸之鬼。鬼  
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癡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  
狐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薰人困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  
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  
負。已被狗吃。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  
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行近  
一舍。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

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  
有女郎近戶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郎命婢起之。曰。  
此一儒生。烏能餉大。可使居西堂主簿。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朴  
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室。見棟  
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  
也。妾名春燕。旦夕所寄。幸相聞。婢去。旋以木履食褥來。置床上。  
生喜得所。黎明。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  
脯。甚多。生引嫌。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  
儒巾鮮衣。凡有賣賚。皆遣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頗以眉目送情。  
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誤。但偽作駿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  
常。廩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

火光天入窺之。則羣盜充庭。廝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  
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  
時諸舍羣賊。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  
遇一伏姬。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  
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  
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聽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  
之。虎已嘯。女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  
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  
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梨衿裹斷處。女止之。  
俯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  
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

出藥。據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復一切享用。悉與己等臂。愈女  
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  
之。曰。妾自己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於臣。達。但無媒。羞自荐。  
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  
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  
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  
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  
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蓋。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  
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  
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刦。遂與君有附體  
之緣。遠邀大姊來。因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  
起歎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員圓委曲。

以每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懲臻至。迨數日。謂生曰。  
宴會不可長。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當自至。以馬授生。啓扉令  
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  
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善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  
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  
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经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  
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媼驚伏  
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已自經死。  
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妻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  
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  
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是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

馬扣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  
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  
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屨登床。妾始出入房，則生卧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覓女所，則生反如方丈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嗚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為斷脣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返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携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出，亦不返。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燐去毛鬚。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而棄之。投諸大鳴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为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傍。建岳王殿。秦檜万俟高。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高。香花不絕。後大兵征于之。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昇檜焉。其中使朝覲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娘。伍鬚鬚之悞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瑞烜赫時。世家中有媚

之者。就子羽髮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遊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僧行為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其中。次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威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祿。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為君執炊。此長

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即携家室。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歡。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逼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充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為。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道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詭笑。仰大婦眉睫。為人作乳媼。呱呱者難甚也。鄧代妻明不如。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

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妾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妾更以三年為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徃局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綿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妾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嘆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為姊。後如何。妾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囊。置寢間。妾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闥去矣。駭極。日

向辰兒啼饑。妾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漚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已。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躬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妾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妾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全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妾以為真。顏作頰。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養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來。乃出金授委。委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却不受。女置床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聃兒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充生。遂仍其舊。驚

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別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與女猶至。而終歟矣。

###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擣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電雷。遠其家。霹靂乍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調。一夜

裸卧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噭然四足  
挽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  
以尖物穿鼻大嘆乃蘊見室中燈火熒煌床邊坐一美人笑曰  
好男子胆氣固如此耶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胆始放遂  
共欵晤積半年如琴瑟之好女一日卧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  
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床下出恚曰  
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  
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為圍繩作  
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  
蹲阱中仰見卧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胆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  
怪之扶下已死後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為浙界離家止四

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賞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  
狐不能歸也。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継娶少婦二子忍其復育。乘父醉潛割畢而藥塗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矣。并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淄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妾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忸怩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一笑。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班罪。上官輒庇之。以班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損朝廷之祿。代人上枉法班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范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樞子允貴官。

大僚登岱者。夫馬凭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騎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在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甌猶昔何老諱。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公子覆母自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即偕公子命駕。婦矢口渠即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燥怒至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床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

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擣之。遂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逕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斬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乃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遠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賊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

捉之遇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辭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着女衣二襲皆食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携故密着而屢出之也。

又公為年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夫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為荷于公遇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刦寇否宰云無之時公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

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闕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拘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窩處，始爪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閑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并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為盜也。」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其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衆

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  
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  
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褐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  
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鹿者。眠  
榻上。宅臨貴家。廢地恒多怪異。心知其狐。即亦不恐。入而叱曰。  
臥榻豈容鼾睡。二人惶遽。拖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襪一帶。上繫  
針囊。大悅。恐其竊去。藏食中而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鐸入。向  
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  
旋返。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

大姑小字八仙。共卧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遼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這與之言。返遭詬。屬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耿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頰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知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向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婢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綺繆甚。殷袖中金釧一枚。

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  
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賞酒為贊。由此奇貨  
居之。女夜來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携家遠去。  
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扶妾。如還之中其  
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  
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綦切。  
偶在途中遇女。卽騎鞍馬。老僕鞬之。磨肩過。反啟障紗相窺。  
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頤佳麗。劉亟贊之。火  
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  
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  
君不認。竊眠卧榻者耶。劉始悟。為胡叙僚壻之誼。嘲謔甚歡。少

年曰岳新歸。將以省覲。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索山。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媼。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婿。并揖即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婿并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座。各傍其婦。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舄交錯。蘭麝薰人。飲酒樂甚。劉視床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令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响。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

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舞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携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為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婿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窯一折。聲泪俱下。既闋拂袖逕出。一座為之不懽。八仙曰。婢子畜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并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為之。舉足云。出門忽遽刺破複復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輒然曰。君亦大無賴矣。幾見自己食枕之物。亦要懷藏者。如

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怡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遂恒忘返。歸見鏡影。惄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為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於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盡黛嚮長。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

伏處岩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偽為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欵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并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晚。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為狐。女言郎勿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娶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偽客燕寢。洒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賚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續紛填溢塔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

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米人矣。剗屨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屨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屨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看。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龍玉筭着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編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杵中堆作十條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屨滿拌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拌墮地。地上猶有一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跡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停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丙冠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刻諸途。負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尺。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壁夾道。輿

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故策則老嫗坐焉方疑  
悞掠其母終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確非嫗乃  
平樂城門也輿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  
馬足而繫之門丁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  
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以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  
他娶及為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  
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矣耳吾願恒河沙數仙人并遣  
嬌女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研石

王仲超言洞庭君山間有石洞高可容舟深暗不測湖水出入

其中嘗秉燭泛舟而入見兩壁皆黑石其色如漆按之而軟出  
刀割之如切硬腐隨意製為研既出見風則堅凝遇於他石試  
之墨大佳估舟游楫往來甚衆中有佳石不知取用亦賴好奇  
者之品題也

佟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旁蹇同行  
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  
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  
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  
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即出佩  
劍彈之而散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拊鬚微笑因便借觀

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床底出短刀尺許。以削董劍。毛毳如爪。瓠應手斜断。如鳥殼。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返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爭。隔院為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搒掠。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盍坐名相索。必將其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為君警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拗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

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終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  
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悞之耳。昔解大紳與方  
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床頭人  
鳴泣哉。

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遭值  
火。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既於床頭得少年  
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  
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  
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咄之。妻返走  
入房。方將結帶。某擲殘餚然。呼曰。哈。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

能壓人死耳。遂為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 大鼠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猫等為害甚劇徧求民間佳猫捕制之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猫怒奔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猫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齒首領輾轉爭持猫聲嗚嗚鼠聲啾啾放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猫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子

### 愛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謄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遣託某至東壁。聘呂子廉渠。已受書。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為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金為費。暫留教之。明歲另議。何如。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遙矣。宅綦隘。飼畜為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溫釘獸鏹。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為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千年。未幾設筵。肴核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韵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床寢。

始辭而去。天未明。兎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復至。入以渴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為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類。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頃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

欲一出登眺。輒錮閑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為恥。贊固猶在橐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歛脉脉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逼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墮塚中。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遇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為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

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  
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  
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去。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即來促裝。  
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  
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  
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  
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莎而疴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  
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振展墓。見婢華妝坐樹  
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為常。欲携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  
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閨。  
便從服役。天祖鑿此。如再遇。以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

懷思頗苦。啟往視之。殊無影响。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墓。以  
寄戀慕。穴開自心。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  
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裏。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  
覆尸。棺入材木。負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  
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剖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  
從夫人住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  
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過耳。今既剖我來。即速瘞墓。便  
見厚德。徐問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嘆曰。此有  
定數。世傳靈蹟。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  
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愛。振其慄。則冷  
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遇蒙夫人寵。主人自

異域來得黃金數萬。妄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濱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斂。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盪。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不亦賢乎。余謂艷尸不如雅鬼。乃以指大之俗莽。我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丘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媼。

出為乞兒。頗不聽。一日親詣窓外。與朱閔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煩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醫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盈虛。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而暗生一術。反嗔為喜。聽其覆筭不少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垂謬。馬因荐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舍忍之。歲杪。携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換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元寶

廣東臨江。山峽峻巖。常有元寶。并石上。峽下波湧。舟不可泊。或蕩漿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則一摘即落。回首已復生矣。

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寧字鎮北。邊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桿刀。濶盈尺。重百鈞。每按邊。輒使四人扛之。齒薄所止。則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箔。時於馬上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悚。又於邊外埋葦薄為界。橫斜十餘里。狀若藩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悉拔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礮石伏機其下。北兵

焚薄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尊如前。北兵遙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既老。乞骸歸塞上。復警。召再起。司馬時年八十有三。刀疾陞辭。上慰之曰。但煩卿卧治耳。於是司馬復至邊。每止處。輒卧幃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將驗真偽。啟簾見司馬坦臥。皆望榻伏拜。挾舌而退。

王阮亭云。今撫順東北哈達城東。揀柳以界蒙古。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長亘千里。名柳條邊。私越者置重典。著為令。

###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於下拾沉香玉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將及巔。見大足伸下一捆。粗於擣衣杵。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魄

至地則架木朽折崩墜無遺。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遊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案中金為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諸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即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兒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而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禁篤。

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裯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為惑。  
而以其疾勢昏瞀。不忍傷之。卧病二年。惡罵。常屏人獨寢。潛聽  
之。似與人語。啟門視之。則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十四歲。  
惟日催治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  
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  
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為妾。服役。今將死。尊命  
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悍妬之婦。令其子母失所。小  
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即以為繼室可也。蓋王有妾。生一子。名保  
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教者神。今出此言。不已爽乎。答云。事  
我年餘。相忘形骸。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  
欲再詰。闔眼已逝。王夜守靈牕。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為鬼。

喚諸婢妾。放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縹服在室。衆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歎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覩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座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卧病。婢情奴偷。永失替衆。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為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計校。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聞言悚惕。閑然并話。女乃排撥卷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并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

意女曰妾受夫人諄鳴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  
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  
僕致仕閒居於王為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  
即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為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  
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  
晉後王終以神故裹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  
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  
既以為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寃非笑不語然婢賤  
戲狎時遙見之則嘿嘿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  
我何神哉實為夫人婢妹少相交好婢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  
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為神道閑內室中其

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旁。每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棄於奉命。皆云并不自知。實非畏之。但暗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其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女舉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髦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逆女歸寧。向十餘年。并無八卦。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

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王驚問其故。女曰。  
君謂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  
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實  
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  
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  
當於晨雞初唱。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  
可免灾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  
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  
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  
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閑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  
鳴。急起至堤頭。見燈光爛熳。遠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益

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兜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並橫。割梨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妄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覘。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慄變。便喚從來僕役。閨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足若痙。女令一一収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丘墟。問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歔歎。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繁族人。共謀兜非慕。

貞體胤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將  
左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  
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  
牛并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  
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為區處黃去女  
盤查就緒託兒於妾乃具饌為其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  
饌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  
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夸則車中人望望  
然去之矣死文而不忘忘感恩而恩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  
爾多才吾為爾宰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電。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良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護。既而電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償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槧。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裸穗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績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嫗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疾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

也。我愛媼潔故相就而免岑寂。固不往耶。媼又疑為狐。嘿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携來衾枕尚在門外。出寢時煩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織羅衿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笑曰。姥之旬猶妄想耶。媼云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益知為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床。女曰。嗟哉胆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床下。女出臂挽之。臂膚如脂。熱香噴溢。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

子戰慄裁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淒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局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所親里中姊妹行。皆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嫗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囑媼。媼諾為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責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痴。可

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王嬌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濶眼界。下顧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幙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慢沉沉。聞聲不見矣。媼悵間。竊恨未暗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媼延生別室。烹茶為供。生題南鄉子一謫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尺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着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鸞。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甘。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

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汚裏。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縕被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牧豎

而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墮於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扒。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輒聲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宛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

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為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大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為力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為創詞而去。質審一遍。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躇曠野。無所歸宿。欹暗。

小村趙之老嫗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為。張以實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人閉門授以草薦。囁曰。我憐客無歸私客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暗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却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閨白。此等艸艸。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樂。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裯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迨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既去。張視

凡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  
卷搜覓冠履女即榻捺坐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覩然曰妾以  
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托。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  
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  
見君誠篤。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  
身挽之。女亦遂留。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  
暮宜晚來。恐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半年以為常。一日  
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能徊間。聞姬云。來何早  
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  
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  
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也。當千里一息耳。

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携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綺繆者皆妾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年恩義。後日歸而念卿。亦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編心。於妻顧君之不忘。於人顧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立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冢門。踰墳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何誰。張具道所來。秉燭啟閨。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卧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倅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

縱體入懷曰君有佳偶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  
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  
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凡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兜一竹  
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  
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痴情戀人終無意味君曰  
怨我不相送今違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  
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颸颸移時尋落女曰從此  
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  
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扣戶宛若前狀方氏驚起  
不信夫歸詰証確實始挑燈嗚咽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  
疑舜華之幻美也又見床頭光卧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携

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之情。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真。始執臂歎歎。其詳問訟案所結。并如舜華言。方相感慨。聞門外有屢聲。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艷。是夜自別村歸。遇見一人。踰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剝甲中願。甲踣猶號。又連剝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天漸明。赴縣。

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一老嫗捉鞋。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泪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余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以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故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達遣人措金為張官人作費。薰醉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騎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遛。一向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失。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貸屋授徒焉。托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

捕亡浸急。乃復遠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墻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敲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類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問兒安在。曰。赴郡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一夜方回。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并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蓋懼急以門扇代梯。送張夜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張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又明因始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

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間。近視知為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曛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嘿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泪下。大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脩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収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為悲。忽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并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責禍心。

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皂隸

萬歷間。歷城令。暨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於牒。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肆主故與一隸有素。會夜來沽酒。問歎何客。答云。僚友甚多。沽一尊。少叙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啟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歸視所與錢。皆紙灰也。令肖八像於廟。諸役得差。皆先醉之。乃行。不然必遭笞謹。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卧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家人

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  
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  
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  
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輸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暗笑其醉而已。  
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亢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卧。候尋他去。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撻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爐。畫為汝炊。夜為汝溫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

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帽落尋至門後得一縷帽  
如殘大共疑之自笑曰人為鬼抑渝吾今為狐矣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聞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馬。唱名  
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  
之冷峰。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  
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  
俱成。作一失志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  
被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  
若死。則似餌毒之蠅。美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  
司衡無目。筆墨無靈。誓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不已而碎簪  
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

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  
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啣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  
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  
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羈羈已久故乘其醉而玩  
美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自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  
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  
恩與薦師等。

### 岳神

楊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為  
緩類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  
見問之知為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既至出方為劑暮服

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折獄

邑之西岐庄有賈某。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締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裏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丙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榜掠。釋散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開白而已。逾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聒。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枉。若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莖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祇。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問去西

哩幾里。答五六里。去年被殺賈某保汝何物。答云。不識其人。公  
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  
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恥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  
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却而裏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  
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懊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為賈妻所遺。  
窺賣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卧庭中。周潛就  
濡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媿囁曰。後勿來。吾  
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扶杓欄數宿之貲。寧一度可償。  
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顧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  
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媿。曰。今某已被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  
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

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  
見銀祫刺卍字文。周祫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  
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  
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嘵憾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  
三敲。則聲色并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  
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謂智者不必仁。  
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閑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  
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歡。胡終猜  
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胆。胡大言勿要。貧。百金之產。不難致。

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高載厚  
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眢井中焉。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  
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  
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皆不訛。乃共驗  
諸眢井。一役縫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辭。但  
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証據。尚呌屈耶。以死囚具禁制  
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  
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  
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媿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  
妄。婦不敢近。却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曹歸待  
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

頭至。當械折股。押去終日而反。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在戶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卷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亟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達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墓檢駁。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乘兩轂下。再辯。又一轂下。甲叔懼。應之而出。賴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

婦者當堂閨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  
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  
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寃誣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  
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  
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  
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  
如土不能強置一詞弄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人私已久  
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  
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  
苦矣方辛未時松裁弱冠遇蒙罵許而驚鈍不才竟以不舞

之鶴為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某實貽之也。悲夫。

###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貸其貲。一日出。有少年從馬後。問之。亦假本者。翁諾之。少年既至。遑几上有錢數十。少年無事。以手壹錢。高下堆壘之。翁謝去。竟不與貲。或問故。曰。此必善博。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於手足矣。訪之果然。

### 抽腸

萊陽民某。晝卧。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瘦。腰粗。欲仰意象愁苦。男子促之曰。來來。某意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便自坦胷。露其腹。腹大

如鼓。男子出屠刀一口。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剖至剝。蚩蚩有聲。  
某大懼。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忍受。未嘗呻吟。男子口噤刀入。  
手於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舉置几  
上。還復抽之。凡既滿。懸椅上。椅又滿。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  
狀望某首邊一擲。覺一陣熱腥。面目喚高。覆壓無絳。某不能復。  
忍以手推腸。大號起。腸墮榻前。兩足被繫。冥然而倒。家人趨。  
視。但見身繞豬臍。既入審顧。則初無所有。衆各自謂目眩。未嘗。  
駭異。及其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并無痕迹。惟數日血腥不。  
散。

紅毛毡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

請但賜一毡地足矣。卽思一毡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毡岸上。  
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感。頃刻毡大畝許已數百人  
矣。短刃并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  
倚。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  
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  
至。即以長毡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  
入。服色容光。映炤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  
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旁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  
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俛首相對寂然安故  
好棋楸枰嘗置座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曉此  
不知與粉黛孰勝安移坐一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  
之曰駙馬負矣歛子八盒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  
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座下以背  
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  
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  
主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  
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鄙頗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  
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遞止閉門婢出一  
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此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

杳母知之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  
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長  
刺於門。生素寡交。托他出。又窺其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  
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綠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頃談。頗  
甚溫謹。說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  
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僮十二三  
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  
弱。恐不勝。袁強之。僅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  
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嘿。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通  
教日。諸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

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索賞充牋盜。  
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割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鄰院屠  
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  
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太尹。尹以兵遙舍。值生主僕他出。  
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僵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  
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執  
去。尹見其少年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  
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鑑。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  
具牒解印。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  
被叟近削辟。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  
出。齧二役。皆死。嗚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

婢出。淒然慇吊。妾欲留君。但母菴未卜窀穸。可懷牒去。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冒前帶。連結十餘扣。囁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免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嘿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趨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貲物。與僮分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敢聞。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手。且辯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

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  
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  
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教。遂使土木為灾。又以  
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  
也。生將出。賞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採櫟有羹。熟如新。出於丹酒。  
亦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簪婢漸都亡去。女四支嬌惰。足  
股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  
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  
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嘿然。遂  
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教也。因使生蓄婢媪。別  
居南院。吹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

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情。  
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响笑。與有所  
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  
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胥耳。  
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挑獲罪。怒謫壁間。又不守女子之貞。  
今已坐之閣上。以錦襯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  
輕縠。生為製鮮衣。強使着之。渝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厭骨。  
成勞。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  
種矣。過數日。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為其  
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  
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東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兜啼。啟

靡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綱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以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荐。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窓門。亦自開。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妾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謂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障。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生殊悽懲。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載。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

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圍。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脣有小贅疣。乃此兒類。當婚之勿較其門第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贅疣。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杖之。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享。享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繫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

書樓閣沃田。盡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  
先是主有遺袴。絕輕重。雲拾作寢衣。可棄研之。火星四射。大懼。  
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  
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  
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  
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  
交之曰。數頃薄田。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  
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  
不能墮無底壑也。候雖小家。公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  
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遇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  
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

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反奔。婦遂斫之。斷幅傷脣。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寃慚而去。過宿復至。跪泣哀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窒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上。覓得厨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壽握筭。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

前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藏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丘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丙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杓闌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墻者也。臨行。積衣累筒。悉諸姬所貽。既歸。夫人閟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桶足。引其端自櫨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厨下。凡有所需。則彌繩。繩動鈴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直。左持

等。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耻不爻諸姐  
貴。銅閑三年。而孝薰捷喜曰。三卵丙成。吾以汝為懶矣。今亦  
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丘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斷。讀者  
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茗作黍。若恣諧  
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趙等始笑逆之。  
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敢匿。故東主餽遺。恒面較鑑銖。人  
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羨良難也。後為婦翁延教內弟。是年  
造泮翁謝儀十金。耿受金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至親。然舌  
耕為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  
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餘。得若干數。忽

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  
金。恰符缺數。遂償岳。未成進士。夫人猶訶謹之。耿曰。今一行。  
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詒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寧便

### 大耶

#### 藥僧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蟲杖挂葫蘆似賣藥者。  
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  
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  
約半炊時。下部累長。踰刻自捫。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  
僧起。竊解衲。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覺脣若裂筋若抽。頂縮腰  
橐。而陰長不已。大懼無術。僧亟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

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鴟足而三矣。縮頸滿  
瓣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卧街上。多見之者。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  
簫鼓如雷。問之。吾人云。是閑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  
歌繁响。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  
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  
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  
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  
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  
至。盡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丙

少年轻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于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  
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  
設琉璃屏以障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丙  
火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  
頃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  
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湯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  
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  
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  
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  
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  
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

我方在埠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頌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庶知其冤。出之家中。產蕩盡。而衣巾革褫。莫其可以辯復。於是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煩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逐。請生至車前。車中以鐵手攀簾微睨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母妾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鮮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串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閱。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

人執菴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勤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騎。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慘然於衣下。出珠花。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坐待。路渴。飲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脅肩。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通閩十巡。

撫為生祖門人優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濶。治具相款。客辭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參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

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  
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  
騎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  
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遇此一見為難耳。  
使卿夙夜蒙冤。吾知罪矣。因挽其祛。隱抑搔之。女怒曰。子誠敝  
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矣。予過矣。忿然而出。  
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  
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  
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庭。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  
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  
已。乃假驅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

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嘿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告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鈐。之懷。歸。青衣達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為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傳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今妹之患。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生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

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  
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肴酒。公子使從人  
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唯若一家。有客饅苦糲。公子飲而  
美之。引盡百盞。面頰微頹。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  
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婚  
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  
夜七月初九。新月鈞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偹青廬。次  
夕果送女。卽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反僕婢。皆  
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  
於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  
見髻上揷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

巡撫受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熏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顧妾姱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嘆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朶。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為簪於髻上。姪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袞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姪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筐中。出襪。遺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

博士益恭。昧爽時。必薰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  
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為材。令寬大倍於尋。  
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  
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  
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參失。  
牽市中。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  
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垂擺撲。把捉稍懈。帶巾騰去。  
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寢。夢不貪捨遺。走者何遠能飛。

哉。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背邀至寓所便相欵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益加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蕭寂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嫗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交愛如昵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纏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舡可共

樓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闌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薰治具。少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犇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舉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嫗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美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遙終婢媼徹器。公子遠噦。悞墮婢衣。婢隨噦而倒。碎椀流丸。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捲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初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因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携妹。與公子俱。

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雷發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並與公子下帷攻苦前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謙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頌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

時方對酌。公子尚強作歡。恂九失色。酒殘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己登鬼錄。啞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勝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矣。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昇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沒後。即閤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自己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蜕。揭之有蠹魚徑尺。僵卧其中。駭異間。素秋促入。慄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申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

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沒。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峩來。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閨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叱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違有故尚書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所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駒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子。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

盛備食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  
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衰。然兄嫂常繫念之。每  
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  
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  
賭。家傳書函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爪葛。因招飲而  
竊採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  
似搖。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  
則彼亦無如我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愈謹  
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  
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譖。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啟簾驗焰。不  
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偽告素

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收草草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處。遑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卷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贗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陪娶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憇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惱。斥絕不為力。果呆慙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貸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職。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誣。家人榜掠。

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罔。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貸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渝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婦。慕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笑曰。蟠變乃妹之小數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寃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欵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欵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

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傾聽。  
知訟事已有閑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囑  
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  
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  
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  
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  
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  
成禮。一日媼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  
微笑。顧婢曰。憶之否。媼不解。研問之。蓋三年床第皆以婢代。每  
夕以筆画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坐。婢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  
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

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荐於鄉。生落第歸。有退志。踰年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立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鷄鳴早起。携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外。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

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痴。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 刁姓

里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出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而數月一歸。則金帛盈橐。共異之。會里人有客於外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囁嚅。衆婦叢繞之。近視則刁。因從旁微窺之。少間有問者。曰吾等衆人。有一夫人在。能辨之乎。蓋有一貴人頗微服其中。將以驗其術也。里人代為之窘。刁從容望空橫指曰。

此向難辨。試觀貴人頂上。自有雲氣環繞。衆婦不覺集視一人。  
覩其雲氣。乃指其人曰。此真貴人。衆驚服。羣以為神。里人歸  
述其詐慧。然後知雖小道。亦必有過人之才。不然。亦烏能欺耳。  
目。賺金錢無本而殖哉。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目他。出暮歸失途。入  
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母深乎。生方惶懼。更不暇  
問其誰。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龍燈。尊一婦人。  
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白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  
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  
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

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遠殯。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鳴鶴即駕駘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羸餘。亦勝棄頭童枯死也。生辭以少年書癥。恐負重托。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倡婦云。勿須。但覓一朴毅。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下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贈盡滌殘。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統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

於行旅。又為人慙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  
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餽賞。謀同乘酒。不  
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  
出偹極慰勞。生納賞訖。即呈簿。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鞞韁。  
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  
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  
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  
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設一筵。西向。謂生  
曰。明日財星臨焰。宜可遠行。今為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  
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脣。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  
陶朱。婦坐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

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  
在福命。所信者在腹心。勿勞計筭。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  
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贍貢。渝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  
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仕於伍。桃  
源薛生。興最善。適遇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閨  
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  
良家女。搞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  
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昏於大姓。猶恐輿馬  
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生既留。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  
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閨。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言人既不在  
家。東燭者何人。閤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

光潔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火年同入敬與為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籌躇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訃。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媼扶女郎入坐。生揭上曉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囁閣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扶西觀歸葬故里。以資斧未

辦姑猶遲。今妹子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貲泛桃源。同二幕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嬪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爪分為伍。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嬪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送。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嬪即妻之外祖母。

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農。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欽  
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  
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  
剖棺露齒。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諸生同  
驗之。入墳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  
曰。夫人泉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還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  
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  
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  
美。由此廉潔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  
供其博贍。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賞。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  
筭。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

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其至其處。則金委  
路側。馬已倒為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釧一枚而已。  
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淫之。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  
卿。盜釋生妻。但脫腕剗而去。生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  
以釧質賄。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  
生謀。欲以重賄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  
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黠。畫形象甚近乎貧。如  
王卿者可以鑒矣。

仇大娘

仇仲。晉人也。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  
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饑。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

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屡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  
於大姓。欲強奪之。閨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  
猾。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偽造浮言。以相敗  
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  
聞之。冤結骨懷。朝夕隕漾。四體漸以不仁。委身床榻。福甫十六  
歲。因絳級無人。遂急為畢姻。婦姜秀才。祀瞻之女。頗稱賢能。百  
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仍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  
頻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  
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且弟貰婦。將  
大耗金錢。為君計。不如早斬。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  
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

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  
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糲絕母駭問始以實  
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折之幸妻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  
如平日福既折益無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  
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  
邑人趙閔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  
然假貲福持去數日復空意知懈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  
懼。嫌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妻實將傾敵仇也妻怒訟與福  
懼甚亡去妻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  
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  
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

挫折焉。明日拘牒已至。趙行行不置意。官驗女傷。宣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昇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哭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茕茕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滿其志。輒迕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以存問。邵氏垂危。魏欲使招之來。而啟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火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薄。不覺惻然。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厨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長。

狀訟諸博徒衆懼。欽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逼。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瘳。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刃登門。侃侃爭論。因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妻女。又見祿漸長成。頗囑媒為之謀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或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悞入之。

值公子私宴。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  
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  
水洶湧。有畫橋朱檻。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  
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之。尋橋入戶。至  
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  
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  
怒為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  
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手。祿手過橋。  
漸遠。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  
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悞淺閨。  
闖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

頃有吳紛。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婢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之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

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贊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  
藉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頗歲賴  
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僕從如雲。宛然有大家風  
焉。魏既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  
賞。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  
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折產書。銳目告理。新增良沃。  
如干頃。悉呈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返。遂書離婚字付  
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  
絕類兄。近致訊詩。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襍衣。分數金。  
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閨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  
主文籍。與諸僕同接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

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仲旗下。時從主屯閨外。向祿緬述。始知真為父子。絕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訴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仲同車駕出。先投冤狀。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家。匍匐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補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喫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授杖曰。賣嬪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妻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柳渝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

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托以金錢輒不苟。  
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  
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  
躬往負荆岳父母謂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  
之再四堅辭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  
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  
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  
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  
披削足矣大娘代曰其悔為翼日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  
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  
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娘復還

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  
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  
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  
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管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  
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  
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强祿歸。聞  
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  
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鑪。夜與弟共發之。石  
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羣起。壯麗擬於  
世胄。祿感將軍義。偖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建僕輔之以去。  
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

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折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姪。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閑切若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難以布綾縛足。逸入灶。灶火燃布。往樓積薪。僅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灾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童被僕殴。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

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焉。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益泉之水一掬亦汚也。

### 太醫

萬曆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暴病。暴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

贈即亦不難今皇后旦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閨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賜文武白片朱絲耳美無比孫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脯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遂卒

###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閭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門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

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福。因抱腰如舉嬰兒置床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噏。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憇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走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僅列者。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為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酌。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釀酒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鮮血流離。竟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床榻。不勝羞。

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遇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惡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顱。顱梨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刃倚扉。後寂不動。一人入。剝頭亦殪。仍倚扉。久之無聲。乃出。叩閨。告趙。趙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

仇留萬於家。烹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饌。萬生之名由是  
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木有  
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  
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閭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  
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  
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席僵仆。某撫坐而實告之。萬初聞  
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采於門。使萬坐  
室中。日晏不至。竊意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  
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  
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  
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偹床寢。使與女

合巹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自是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金生字王孫。蘓州人。設帳於淮館。搢紳園。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僅僕盡散。孤影傍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扇。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啟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以為鄰之奔女。懼喪行檢。致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神魂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領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這室中無人。遂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

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啞明珠二粒。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寃。女起以釗炤逕。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遇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逐一日。生詣河。大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緒矣。異之。歸齋向女面述。女不言。但微笑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相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

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不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入。女問如何。答曰。力不能禽。已宮之矣。笑問其狀。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歛魂覆謾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窺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閼之。物驚噪遁去。乃起啟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

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女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鮮館欲歸。  
女復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有獲罪處。幸不終絕耶。女  
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  
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實金龍。  
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  
傳言妾為君閼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  
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必使保母從之。投隙  
一至。不能盡此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  
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年三十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  
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  
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

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盜中。既醒則血殷床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歲。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鹿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之如錢而滅。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為害也。

### 農婦

邑西磁窑焉。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自赴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

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絅卧。駭問之。蓋婉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菴尼善。訂為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往杖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間。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媿并忘其為巾幘矣。其豪爽自快。與古劍仙何以少殊。母亦其夫。亦磨鏡者流耶。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為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隣村有貨婢者。仲往。

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支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寃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以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委緩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答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諾而入。頃之。一媼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爐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者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媼溫酒治具。仲急

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鬧。  
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在方擣兄地上。仲怒。奮拳直  
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促一人。捶楚無筭。始起執兄  
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  
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  
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  
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伏叔肘下。眷戀不  
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  
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憒。宜啖以血肉。驅向  
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  
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

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意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頤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為。答云：湘裙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床下。仲問：翁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如？曰：與湘裙共榻耳。阿小俟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鮮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床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哥留意焉。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

佳偶。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為生人妻。何得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為之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偽增其年。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為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凡

案灼人而免戲且讀殊無少怨。免甚慧日盡丰卷夜與叔抵足。  
恒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  
媒來為阿小議姻。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  
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  
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  
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厨下。  
刀砧盈耳矣。俄而肴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  
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欲以  
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徃歡會而已。  
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欵洽。仲戲問陰世有  
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歲靈仙。羣以為美。頗貌亦

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之。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薰動鈞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画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間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殘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歲靈仙忽起褰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靈仙握手。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可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姦。不樂而散。次夕。歲靈仙不召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

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詣尋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莫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莊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寢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歲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叔逐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鬟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一姬來伏地哀懇。伯又

責媼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兎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恭。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嬪。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折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

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  
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  
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 何仙

長山王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稱何仙。為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飯依之。然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至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忼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為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通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

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穀適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徃探之少頃又書曰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客六七人栗生例監都在其中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公曹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

識句讀者所為。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凡書曰。  
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  
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茅。其  
靈應有如此者。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中醜婦巷內。至夕無閒牀  
也。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  
事如曹。因假搢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  
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  
斧將齟。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苔所。則一女即及老。

媼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過逐幕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  
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  
子乎。急返身而搜之。驟遇假山。適與媼遇。女卽方坐石上。相顧  
失驚。媼以身障如比。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仙人。媼  
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卽微笑曰。去之遇  
山而去。生返復不能徒步。意女卽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但  
卧空齋。自悔益浪。竊幸女卽無怒容。或嘗不復置念。悔懼交集。  
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聳容。轉  
懼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媼入持甌而  
進曰。吾冢葛巾娘子。手合鴉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  
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旣為娘子手調。與其想思而病。不如

仰藥而死。遂引而盡之。媼笑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彷彿其立處坐處。虔拜而嘿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覩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蒼梯度牆。四面紅憲者。即妾居也。匆匆而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紅窓。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喻垣扉。少間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着。老嫗亦在座。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

姬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日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擰拒曰。何速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妬。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葉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歡。女即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卽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床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床之恐。遂有懲刑之懼。

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熟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薰。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宜要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為仙。因詰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仙人何必以姓名傳。問姬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等。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囉縫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為誰。曰。妾叔

妹也付鈎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貸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賣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入。出白鏹。近五十餘兩。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數十錙。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為鄉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望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

後逆之。比至，則女即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之外，非邇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噐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王氏，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姬之往還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即命車遣桑媼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媼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即計其時日，使大噐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蒼燭起。

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生俯問有仇否。答言無仇。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楼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敢。姪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嘿無一言。姪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閑然始散。後二年。姪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女。何得置之。

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諮詢。世族並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其名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為巫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王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王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叢。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蔞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喪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蒼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卽姓風格洒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卽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卽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卽曰。不然。文

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卽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邑邑。不得志。頗思卽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将近。卽忽至。相見甚歡。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為奇。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戇於落卷中。集其翦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卽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衷。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卽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

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  
為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  
而出。卽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  
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  
作此等想。故能不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遇諸其寓。賈諾之。卽  
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快快不自得。不復訪卽嗒來  
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  
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卽忽至。曰。求中  
即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枕。貯狗矢。真無顏出  
見同人。行將遁迹山丘。與世長絕矣。卽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  
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儻

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窓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饑。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至。坐久寂然。杳無聲响。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脉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有其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嗚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

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暝然不火動。又低聲曰睡乎。  
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暝如故。  
美人笑曰。老鼠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亵惟恐婢聞。私約一  
謀曰。老鼠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閉目凝視。真其妻  
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  
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籍良久。始得嬉笑。  
為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誰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  
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便令逐客。郎亦引  
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深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朴責。  
從此暫別。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杖。故  
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

落舊景全汴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逐  
自天臺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  
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  
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提郎遁道時其子纔七八歲母忽大  
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窮歿房舍拆毀惟以木架  
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  
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雜即某是也翁大  
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  
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灑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  
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玄率陋劣少文長孫婿吳氏  
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已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

舍烟埃。兜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丙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嫋閨訓。承順不棄。詳家給奉漸疎。或嘵爾與之。賈怒。携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贈。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囊所耗。費出金償之。卒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

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祸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擴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娶為妾。乙故狃詐。鄉人欵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文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果。夫妻携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之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憇。賈見驚喜。蕩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

盜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卽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闡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闡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白客至某亦自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座客也聞治裝將圖縣秩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

奢顧客請効力俾出半貨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  
皆某昆季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真定缺員便可急  
圖某訝其本省客嗟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  
某終籌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  
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  
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  
藏鑑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為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  
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兑客即導至部署見貴  
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畧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  
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  
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

區畫方已。真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鉢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聞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統類。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真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洒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跡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籍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鎗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脊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

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床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為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嚴妝。妝竟而卒。緣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爬聳。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創大劇。半年始起。每曰。官貨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儈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錢索。恐夫子馬跡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體受主知。再

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竟不知為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輒訶却之先生亦不顧嘗亡何至一巨鎮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介召之使來令聞呼駭疑反詰官閥始知為先生悚懼無以為地冠帶匍匐而前先生問汝即某縣縣尹答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屢任則一方全炭矣不可使殃民祉可即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生即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為情而先生行矣世

有未莅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先生奇人。故信其有此  
快事耳。



題異史卷後

新城王士禛阮亭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秋墳鬼唱鮑家詩李長吉句也。

淄川張篤慶歷文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然犀採秘錄十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鑑千寶真傳造化功。常笑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盞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俎。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獨雀飛。君自閒人堪說鬼。季龍鷗鳥自相依。

搊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珊瑚洞裏傳千載。嵩岳雲

中逆九華。但使後庭譡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濟南朱紹棣村

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茹結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欠伸。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孤

窟號詩人。

擣撫成編載一車。詎諳死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是。不見先

生志異書。

膠州高鳳翰西園

余讀異史終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歎曰嗟乎。文人之不可窮。

有如是夫。聊齋少負艷才。牢落名場。無所遇。曾填氣結。不得已  
為是書。今讀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聊齋  
早脫繩去。奮筆石渠。天祿間。為一代史局。大作手。豈暇作此。鬻  
齋語。托街譚。巷議。以自寫其胷中磊塊。詎奇哉。文士失職而志  
不平。無亦當世者之責也。後有讀者。苟具心眼。當與余同慨矣。